

訓 註
傳 習 錄



008301-000-9

特61-940

伝習録(訓註)

山川 雲猷/注

M43

AAC-0228



特61

940

山川早水註

訓註

傳

習

錄

東京

岡崎屋書店

明治
43.2.17
内交



洞明陽縣文修省州貴國清



陽王 陽 王 陽 王 陽 王

安闲愉懌放意林泉木石雪湖
老時佳一訪穆山鑑湖諸聖以出一遊
洗脫世垢攝養天和上以增
祖母之壽下以垂子孫之
恩等安居如常七妹常在八月身體
比常甚佳婦姑之間近志頗睦且仁孝
歸志在生月初旬出處去就俟日仁
至計議已定然後奉報也河南賊
稍平然隱伏者尚難測也東勢未少

賊而劉七竟不能獲四川諸江西北志
時不獲報不起者志復不以立於報
知云往來凡之之能過軍之日獲者
或之不用防備亦可勝言者而
高上圖之要或可守太平之樂自
是而後益益輕福息念連 營遊妖
孽並興謬謂日甚有識者後何可
守守城妻者可穿花張妹夫只得
自行送四太娘子早晚吾人須搬

男重將就同伯六弟問也起程
尚未見到同伯妣居址在已分析
管理不致有礙此去了當一事今年
造冊田業之下騰者親戚之寄託者
惟從利者拒絕之為佳時事以此
為子無計者但當遺之以安田業解少
為累終身耳趙八田五田農與同
必不上納出之不可昨日已告而狀相也只
有舍場之利不久當南還矣九弟所

不第返口一可也 報身亦壯健海濱之且
宜慎酒色之浸黃引興進清以保身體
將來不失為佳良之士也務必務求官
之榮哉守文字垂志宜為清修師之
字生不必學只須深明為要男重近世
人亦子弟之不能大有成就皆由父兄之所
以教之者陋而望之者淺人未況守其
性甚異不可不就待之也日後教女
者待其期書畢不暇暇息
同書十一月男重互拜喜

訓註傳習錄序

王陽明三黨紛爭の餘を承け、挺然一幟、致知格致を唱ふ。日常
須要の學。是に至りて復た人間に振ふ。凡そ其半生の功業文
章。皆之を擴充するに非ざるは莫し。蓋し王子の微旨は實學
に在り。故に說高き性理を談するに似たるあり。雖も。要は
則ち人事の酬酢に歸す。唯だ其れ人事の酬酢萬機の變逆し
め測り難し。一に非らずんば。以て之に應ずるに足らず。王子
南荒に居ること三年。克念慘澹。遂に格物致知の旨を悟る。所
謂萬機の變に應ずる所以の道。自ら謂へらく百世を待ちて
惑はず。是れ實に王學命根の托する所。其徒の稱して精一
の功。聖域に超入すと曰ふ。遽に以て尊ふ所に阿ると爲すべ

からず。明衰へ清興るに及び。餘姚の學獨り漸く其統を失す。黃黎洲諸人其間に崛起して。遂に前盛に廻らすこと能はざる。勢然らしむるなり。人苟くも之を以て此學の精粗を斷せんと欲する。未だ大早計たるを免れず。王子壯歲來時務に鞅掌し。寧處して著述に専なるに遑あらず。然れども事上の學。隨處究論の迹。其反觀省察の次第と。一部の王文成全書併せ備りて遺さず。但だ其書卷帙浩繁。頗る流行に便ならず。是に於て正徳の初。執齋先生其傳習錄諸子手述及び遺文十有五篇を採り。勦して本錄三卷附錄一卷となし。本錄三卷且つ加ふるに注解を以てし。木に壽して世に布く。名けて標註傳習錄と曰ふ。王學の骨頭。殆ど此に盡く。傳習錄定本及び其註並

に之を以て權輿と爲す。其註解の如き。博引旁證。下學の冥搜に省かる。勝けて言ふ可らず。近來漢學勃興。儒典の覆刊。月一月より夥し。余陽明を專攻するに非ず。雖も此學の此書と。用大にして而かも講廣からざるを惜み。執齋原本に就き。細に校讐に従ひ。之を梓に付す。註解の間。詳略損益。且つ往往國字を以て其義を暢ぶる者。今學捷通の爲のみ。抑も修養の道。端固より一ならず。然れども。直に性情の大源を振發し。鳶飛魚躍の功を收むる所以のもの。豈に王學より簡なる者多からんや。宜なるかな。藤樹先生之を我東方に傳へてより。身在此學に出し。德行經綸。往を繼き來を開く。其人枚擧すべからず。其衽席空論の具に非ざる。以て證するに足る。即今世途劇

擾。人人徐に群經に寢饋することを得ず。萬機の變。亦我れを
驅りて酬酢に堪えざらしめんと欲す。陽明簡易直截の學。是
に於てか益時急に切なるを見る。人若し喫緊に斯道に恃ま
ば。退くも一郷の善士たるを失はず。進んで宇内具瞻の場に
立つ。功業文章將に鬱然として美を化育に媿べんとす。此く
の如くにして。人始めて草木と朽ちざるに庶幾らん。是れ致
良知の驗なり。若し夫れ簡易直截の工夫は。請ふ之を傳習錄
に求めよ。

明治四十三年十一月

山川 早水

凡例

- 一 本書は三輪執齋撰標註傳習錄に據る。
- 一 捲頭には語解及び出典書名を掲ぐ。出典本文は卷末に附録す。數號を以て相對索すべし。
- 一 卷末に掲ぐる頭注本文は。必ずしも其全章を録せず。
- 一 傳習附録一卷註解を省く。
- 一 讀傳習錄參考一篇を附載す。
- 一 注解遺漏少からず。改版を待ち。漸次補足すべし。
- 一 卷首の陽明洞所在の地は古の龍場驛なり。王陽明先生遺像碑及び陽明字碑皆其地に在り。
- 一 右寫眞及び碑拓は二松學舎講師齋藤良一氏の所藏に係

る。本書を刊するに臨み、掲載を託さる。因て記して謝を申
ふ。

目次

上卷

徐曰仁所錄……知行合一說始見第五條……………四

陸原靜所錄……………六

薛尙謙所錄……………二

中卷

答人論學書……拔本塞源論……………三

答周道通書……………一〇

答陸原靜書……………一六

又……………二〇

答歐陽崇一書……………二六

答羅整庵少宰書 二六

答茹文蔚書 二六

又 二六

示弟立志說 二七

訓象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二七

教約 二七

下卷

陳九川所輯四言教見末條 二七

曾才漢所錄 二七

朱子晚年定論 二七

答黃直卿 二八

答呂子約	二九五
答何叔京	二九五
答潘叔昌	二九六
答潘叔度	二九七
與呂子約	二九七
與周叔謹	二九八
答陸象山	二九八
答符復仲	二九九
答呂子約	二九九
與吳茂實	三〇〇
答張敬夫	三〇〇
答呂伯恭	三〇一

答周純仁……………三〇三

答竇文卿……………三〇三

答呂子約……………三〇三

答林擇之……………三〇三

又……………三〇三

答梁文叔……………三〇三

答潘叔恭……………三〇三

答林充之……………三〇三

答何叔京……………三〇三

又……………三〇三

又……………三〇三

答林擇之……………三〇九

答楊子直……………三二〇

與田侍郎子真……………三二〇

答陳才卿……………三二〇

與劉子澄……………三二一

與林擇之……………三二二

答呂子約……………三二二

答吳德夫……………三二四

答或人……………三二五

答劉子澄……………三二五

吳臨川語……………三二六

傳習附錄……………

古本大學序……………一

大學問……………三

示徐曰仁應試……………一五

諭俗四條……………一六

客座私祝……………一八

王文成公年譜節略……………一九

頭註本文……………

讀傳習錄參考……………

目次畢

傳習錄目錄

上卷

案。通行刻本。有楊荆山小引。焦瑯瑯序。張可大許有聲跋。並
 述其行重刻之由。而於本文無所繫焉。若楊氏雖曰得緒山原
 本。未見其必然也。故今皆不載。然數子之有功於此書。固不為
 鮮。則非忍去之。但為讀者省其煩耳。通本具在。就而求之。可也。
 徐曰仁所錄凡一十四條。序并二篇。跋一篇。
 陸原靜所錄凡八十條。
 薛尚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合一百二十九條。案年譜。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
 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也。

中卷

答人論學書 通本作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書 通本作啓問道通

答陸原靜書

又

答歐陽崇一書

答羅整菴少宰書

答聶文蔚書

又

以上八篇。本南元善錄為傳習下卷者。而緒山因加損之。詳見小序。今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為中卷。

示弟立志說 全書所載之傳習錄。及通行之印本。俱無此條。今從一本增之。

訓蒙大意 附教約

以上二篇。一本連前八篇。為南元善錄。然而緒山所抄。後人所益。未可知也。楊氏序曰。益以先生所嘗詠學詩與誨語之切要者。所謂切要者。指詠學詩後所載示徐曰仁應試及諭俗四條與容坐私祝共三篇耳。而此二篇亦其所益乎。亦未可知也。俟異日得原本。○或曰。二篇當移之附卷。予亦以為然。而以印刻既成。不及改之。

下卷

陳九川所輯凡一百一十五條 其二十一條。所自手記。十五

條黃以方所錄。十一條黃修易所錄。六十八條黃省曾所錄。合若干條。九川輯焉。緒山跋焉。所謂續錄者也。案要書。省曾錄中。分何廷仁條以下五十一條。以為緒山所錄。其以他友皆字。緒山獨名也。理或然也。然此錄考定。成於緒山之手。則其自改之。亦不可知也。其餘文字條數。有小異同。○今亦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為下卷。

補遺二十八條。曾才漢所錄。緒山序之。序文。通本載在編尾。今從一本。移之編首。

晚年定論。朱子書凡三十四通。吳子語一條。先生序焉。袁慶麟跋焉。一本不載此篇。今據緒山小引。從通本。

附卷

大學問。是師門之教典。緒山受而錄之。有序及跋。此篇本出

續集。今取以為附卷之首。大學古本序出文錄。今亦取而附之於篇端。

示徐曰仁應試

論俗四條

客坐私祝

以上三篇。荆山既增刻焉。今從之。但詠學詩一卷。則似不得抄出之旨。故今不取也。其欲覽之者。求之通本可也。

畧年譜。謹案。先生之德之業。表著於天下。顯明於萬世。而與日月同懸者。固既照照矣。是以當世之人。得徧觀而盡識之。則其教誨論說。莫不聽而化之也。今也世遠地隔。不復有觀感而興起。則其纔見遺言於傳習文錄之間者。或主先入。或

挾勝心不能專心平意以從事於先生之訓矣。亦可哀也已。今欲觀其德業於千里數百年之外。則緒山之年譜久菴之行狀及明史所載以至諸子之雜錄。歷歷可見矣。皇明獻徵錄皇明從信錄吾學編名賢集之類。不勝枚舉。如皇明通紀。雖譏先生為異端。而於其德業又不能敢置齒牙於其間。則所謂與日月同懸者。固非過譽可知矣。而予每恨我

邦未有梓行之者。不及人見而偏知之矣。而其最明白者。不若年譜繫日月紀事實之審詳也。故李卓吾文選陳龍正要書。皆必擇諸是也。而尙未能精。故今別畧出而附刻之。使凡讀此錄者。皆先觀先生之德業與日月同懸者。而知其教誨論說為孔孟之正宗。以無疑於格物致知之功。知行合一之實云爾。日本正德二年壬辰九月盡 平安三輪希賢善藏誌

(傳習)論語學而篇に曰く傳不習乎と本書の名此に出づ

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

一(予欲無言)論語陽貨篇に見ゆ

二(吾與回言終日)論語爲政篇に見ゆ

(索居) 散居
(儀刑) 模範

(對越) 詩經清廟篇に曰く對越在天と注に曰く越於也と先生の言に對して反省警發するを言ふ

三(入耳出口) 荀子勸學篇に見ゆ

(可少乎哉) 必要闕く可らず

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鶩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舊本) 二程及び朱子の

改定せる新本に對していふ即ち禮記中の大學篇なり

(誤本) 宋後の儒者大學の舊本を以て誤本と爲す

四(參互錯綜) 易係辭本義に見ゆ

(泛濫於詞章) 詩論文章に耽溺す

(二氏之文學) 老氏佛氏の學

(居夷三載) 貴州省龍場驛に貶謫せられたる三年間を言ふ年譜正徳元年三年及び五年に見ゆ

五(精一之功) 尚書大禹謨に見ゆ

(夾門下) 門下に親炙す

六(即之若近) 論語子罕篇顔淵喟然歎章の語に本づく

七(十餘年來) 徐愛王子の

傳習錄卷之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容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

門に入りてより十二年を経年譜正徳二年及び十三年に見ゆ

(牝牡驪黃) 列子說符篇
奏穆公謂伯樂曰車に見ゆ外形を觀て内眞を遺るゝを言ふ

八(親民) 大學に見ゆ

九(治國平天下) 大學に見ゆ

一〇(君子一其利) 大學に見ゆ

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效。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二(如保赤子) 大學に見ゆ

三(民之父母) 大學に見ゆ

四(親親仁民) 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ゆ

五(百姓五教) 尙書舜典に見ゆ

(堯典) 尙書の篇名

(便是) 即是

六(修己以安百姓) 論語憲問篇に見ゆ

七(了) 俗語なり何何して仕舞ふ意

八(知止而后有定) 大學に見ゆ

九(義外)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一〇(本註) 朱子大學の注

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是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反。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得之

(心即一理乎) 陸象山の語

(去父上) 父の上に就ての意去字上字皆俗語なり

(簡) 下語を限定する俗語

(孝的) 的は俗語なり之字者字の意此くの如く用ゐる時之字に同じ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簡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簡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簡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

(但) 然れども

(八) 溫清定省) 禮記曲禮篇に見ゆ

(就) 就如さ連なる時すなほちさ訓す

(恐怕) 俗語なりおそるいと訓す

(講求得) 得字俗語なり

(這) 俗語なり是字の意(那) 俗語なり彼字の意(發出來) 來字俗語なり(條件) 箇條

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

孝子一婉容 禮記祭義 篇に見ゆ

(做) 俗語なり爲すに同

(恚生) 俗語なり如何ん
その意

(既幾件看) 既字看字皆
俗語なり語りて看よ
の意

(是當) 至當

(學問思辨) 中庸に見
ゆ

(甚) 俗語なり其麼の略
何の意

(也) 俗語なり亦字に同
じ

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
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
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
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
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
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
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
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
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

(些) 俗語なり少しの意
(扮戲子) 俗語なり俳優
を言ふ

(知行合一) 王子年三十
八始めて知行合一の
論あり

(了) 俗語なり此くの知
く用ある時斷定の意
あり

(你) 俗語なり汝に同じ
(恁的) 俗語なり如此に
同じ

(與人看) 與字俗語なり
使人看に同じ
(如好一惡臭) 大學に
見ゆ

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
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
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
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
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
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
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
那本體。不是若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
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
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

(他) 俗語なり其人彼人の意

(如何分得開) 如何ぞ分離するこゝを得んや

(工夫) 俗語なり考慮を運らすを言ふ多く道學に就て言ふ

(甚麼) 俗語なり何に同じ

(宗旨) 主意

屬知、惡臭、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

(功夫) 工夫に同じ

(始有下落) 始めて落着する所有り即ち工夫其極に至るを言ふ
(會得) 俗語なり了解し得るの意

(懵懵憧憧) 心亂るゝ貌
(箇知) 三輪氏曰く上下の文に據り當さに一箇知に作るべし

(懸空) 空漠
(是箇) 俗語なり是れの意

(描摸) 描摩手摸

(這箇) 俗語なり此のに同じ

(將) 以に同じ

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憧憧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摸描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

(鑿空) 前漢書張翥傳西
北國始通於漢然翥鑿
空師古曰空孔也猶言
始鑿其孔空也即ち
創規する意
(杜撰) 野客叢書杜撰爲
詩不合律故言事不合
格者爲杜撰即ち妄
作の意

(閒說) 無條の閑談

三(朱子格物之訓) 大學
朱注に見ゆ

三(博約) 論語雍也篇に
見ゆ

三(盡心知性) 孟子盡心
上篇に見ゆ

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
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
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
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
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
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處。但與朱子
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
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
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
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

二(子夏一語已) 孟子公
孫丑上篇夫子加齊之
卿相章の朱注に見ゆ

(昭合) 昭は唇なり兩唇
を合せたる如く一致
するを言ふ

二(生死安行) 中庸に見
ゆ

二(學知利行) 中庸に見
ゆ

二(困知勉行) 中庸に見
ゆ

(錯訓) 誤り訓す

三(惟天下—化育) 中庸
に見ゆ

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
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常。就如朱子。亦
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
本自與吾說昭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
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
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
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夙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
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
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
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
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

(把) 俗語なり以字に同

(等候) 俗語なり待つに
同じ

(影影) 臆げに

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妖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妖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候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候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

(三) 大人格君心 孟子離
婁上篇に見ゆ

(無時) 無時不是存天理
の略

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

元 孺子入井 孟子公孫

壯上篇に見ゆ

元(良知) 孟子盡心上篇

に見ゆ

元(所謂一用矣) 孟子盡

心下篇に見ゆ

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
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
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
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
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
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
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
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
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

三(處富貴一患難夷狄)

中庸に見ゆ

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
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
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
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
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
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
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
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
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
而聽命者。

三(道心一之主) 朱子中
庸章句序に見ゆ

(文中子) 名は通字は仲淹隋人なり門人私謚して文中子と曰ふ

(擬經) 文中子六經に倣ひ擬經の著あり其書傳はらず今僅に中觀に於て其規模の大略を載す

孔子刪述六經 史記孔子世家に見ゆ

(說經) 音たう噴論するを言ふ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期然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譎譎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心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

(連山歸藏) 易の名夏に連山殷に歸藏周に周易と謂ふ今獨り周易を存す

(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 孔子十翼を作りしを言ふ十翼は象傳上下象傳上下文傳序卦傳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是なり

(樂) 樂記なり今傳らず(典謨) 尙書の二典三謨を言ふ尙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及び益稷の三篇を指す益稷を加ふるは兩謨に準するなり(二南) 詩經の周南召南(九丘八索) 古書の名孔安國古文尙書序に見ゆ今傳はらず(滌非逸蕩之詞) 吐音くわい滌非滌縱放肆の時(聖所謂筆者所謂削者) 史記孔子世家に見ゆ

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

三(始皇焚書) 史記始皇本紀に見ゆ

(聖人復起不易也) 孟子滕文公下篇に曰く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言矣(已見) 自己の意見

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文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高相。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

(新曉) 了解し難し
(歇後謎語) 通鑑綱目唐の昭宗乾寧元年の條に曰く鄭紫好詆諧多作歇後詩。讒嘲時事。歇は後の半はは歇めて言はざる間謎語はなり
(傳是經案是斷) 近思錄致知類に見ゆ
(征伐當自天子出) 論語季氏篇に見ゆ

(道) 俗語なり言ふに同

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

孟仲尼一傳也 孟子梁
惠王上篇に見ゆ

(伯者) 郡者に同じ

六吾猶一問文 論語衛

靈公篇に見ゆ

孟(盡信一而已) 孟子盡

心下篇に見ゆ

(五伯) 齊の桓公晋の文

公秦の穆公宋の襄公

楚の莊王

(羲黃之世) 伏羲及び黃

帝の時なり太古と言

ふに同じ

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闕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

(淳龐) 龐音ろう敦厚な

三墳 古書の名孔安國

古文尚書序に曰く伏

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

三墳と

(不可挽) 挽回す可らず

四孔子一憲章之 中庸

に見ゆ

四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

離婁下篇に見ゆ

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

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紀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

(三代) 夏殷周

(六經) 易詩書禮樂春秋
是なり樂今亡ぶ

(五經) 易詩書禮春秋

(包犧氏) 伏羲氏に同じ

(杜奸) 奸惡を杜絶す

泥著) 拘泥に同じ

(先儒) 朱子を指す

(逸志) 論語爲政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鄭聲) 論語

〔舊說汨沒〕 汨音こつ程
朱等の舊說に沈沒す
るを言ふ
無入頭處 其端緒を得
ず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凡十四條

〔主一之功〕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此の專なるなり
〔好色〕 女色を好む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

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 孟子萬章下篇に見ゆ
〔道家〕 道教なり其教老子祖す
〔美大聖神〕 孟子盡心下篇に見ゆ
〔存養〕 孟子盡心上に見ゆ
〔孟擴充〕 孟子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靜坐〕 近思錄存養類に見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尋著源舊時家當〕 家當。家器具俗語なり。源。か昔日用ありし家器具に尋ね當れり。一友陳する所の工夫。源曾て經驗せり。言ひ友人を嘲りしなり
〔方丈〕 一丈四方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曰。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

(四傍) その周圍なり

此根) 大樹根

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寫真傳神) 人の眞像を繪寫して其精神を傳ふ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摸。做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

(詔) 告ぐ

(冲漠無朕) 近思錄道體類に見ゆ

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

(桀紂) 夏の桀王殷の紂王

(寧) 安んぞに同じ
豈望道而未之見) 孟子
離婁下篇に見ゆ

才) 纒に

(西) 克己) 論語顔淵篇に
見ゆ

在事上磨) 日常行事の
上に於て修養錬磨す

(孟) 上達) 論語憲問篇に
見ゆ

(孟) 日夜之所息) 孟子告
子上篇に見ゆ

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纒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

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一說也。

舂簸篩揀) 之を舂つき
之を簸し之を篩し之
を揀すスが如く精密
に工夫するなり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彫開口一說之 論語
公治長篇に見ゆ
子路一費宰 論語先
進篇に見ゆ
曾點言志 論語先進
篇に見ゆ

漆彫開口。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漆那寧靜） 靠は俗語なり倚るに同じ専ら寧靜に定着す

天(孔門言志) 論語先進篇參照

五(意必) 論語子罕篇に見ゆ

六(素其位自得矣) 中庸に見ゆ

六(汝器也) 論語公治長篇に見ゆ

六(成章) 論語公治長篇に見ゆ

空(盈科而進) 孟子離婁下篇に見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哲說來。卻似要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於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

(勿作枝想) 枝未だ出で
 ざくに先ち之を想ふ
 勿れ葉想花想實想推
 して知るべし

(懸想) 事未だ來らざる
 に之を空想するなり

(吾書不能明) 書を讀み
 て明に其義に通ずる
 能はず

(心體) 心の本體

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
 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
 到_レ位_二天地育萬物也_一。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
 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
 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
 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
 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
 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
 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
 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

(體當) 已の心に當て
 省察す

(四書一心體) 象山集要
 に曰く六經註我非我
 註六經と

(虛靈不昧) 朱子大學
 明德の注に見ゆ

(晦庵) 朱子の號
 益(人之一而已) 朱子大
 學或問格物章に見ゆ

(心即性性即理) 近思
 錄道体類に見ゆ

(析之一無餘) 朱子大學
 或問に見ゆ

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
 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
 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
 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
 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
 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

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省(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 象山集要に見ゆ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

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

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

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六(致中和) 中庸に見ゆ
充謙獨) 中庸に見ゆ
七(惻隱一是非) 孟子公孫丑上篇見ゆ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

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

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

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

(表德) 表面に顯はれたる徳

(賦) 賦與す

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徧初學時心

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

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

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

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

名等私逐一追究撥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

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

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

(心猿意馬) 心意を猿と馬とに譬ふ情欲の狂燥する猿馬の跳馳するが如し

(拴縛不定) 拴は打つなり不定は俗語なり心猿意馬を打縛したほするを得ず

(槁木死灰) 槁木は枯木死灰は火なき灰皆生意なき莊子の語

(無時可間) 間断するこゝ有る可き無し

(逐一) 俗語なり片端より

(撥尋) 撥音しう討對に同じ

(定要) 定は俗語なり必ずの意

(如猫之捕鼠) 朱子文集に見ゆ

(斬釘截鐵) 大に力を用ゐるに喩ふ

(不可放他出路) 其避路
を油断す可らず

(自有端拱時在) 端坐し
て手を拱する時あり
自ら心身安定を得る
に至るを言ふ

(何思何慮) 易係辭傳
に見ゆ

(鬼) 妖怪

七三集義 孟子公孫丑上
篇に見ゆ

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
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
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
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
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
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
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
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
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學庸) 大學中庸

(論語正名) 論語子路篇に
見ゆ

(去) 上告一立郢) 論語子
路篇正名章集注に見
ゆ

(無父) 父を父とせず

(底豫) 孟子離婁上篇に
曰く舜蒸事親之道而
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
天下化と

(方伯) 一方に覇となり
諸侯を統ふる職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
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
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
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
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
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
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
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
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
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

六(集命) 尙書太甲上に見ゆ

七(上皇故事) 史記高祖本紀に見ゆ

六(君君臣臣父子) 論語顏淵篇に見ゆ

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職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鴻臚寺) 官府の名賓客の事を掌る處

(介居) 介卒の居一時の寓居なり

(過卽是私意) 其中和を過ぐれば私意に陷る

(一向) 俗語なり只管一同じ

(有所一其正) 大學に見ゆ

(七情) 禮記禮運篇に曰く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練。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愛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

七(毀不滅性) 孝經喪親章に見ゆ

八(中節之和) 中庸に見ゆ

八(夜氣)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翁聚) 翁然凝聚す

(不消) 不須に同じ

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翁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

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誇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

（三腔子）身體なり近思錄存養類に見ゆ
（應酬）彼に應じ彼に酬ゆ

（長生久視）老子第七

（不好）不善
（金上一截下一截）近思錄辭異端類に見ゆ

（由科）由傳奉科は科舉貢は擧貢傳奉は傳達謁請

（一般）皆同じく

（視）比較す

（俯就）首を俯し來りて我に就く

（一陰一陽一道理）易繫辭傳上に見ゆ

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誥。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太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

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著は占具の名
龜亦た古占具に用
以て吉凶を下す
八分篇に見ゆ
論語
泰伯篇に見ゆ

(來歸) 我に來りて歸服す
八(執中一執一) 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ゆ

九(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語為政篇に見ゆ

九(具體而微) 孟子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治生) 生産を治む即ち理財を講ずるを言ふ
(仙家) 道家に同じ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

精妙用為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 論語述而篇に見ゆ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律呂新書) 宋の蔡元定之を作り朱子序す今性理大全中に在り氣候を測候する法を記きたる書なり

(值) 逢ふ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為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房) 居室

(進來) 入り來る

(文藻) 畫ける模様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磨。照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箇一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走路) 走は俗語なり路
な歩む

(只管) 俗語なりひたす
らの意
閒講) 無用の研究

(道一而已) 孟子滕文
公上篇に見ゆ
(方體) 形體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
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
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爾克
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
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
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得到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
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
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
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
無方體。不可執著。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

(適) 往く

(向裏一尋求) 心内に向
ひて尋求す

(裝綴) 外面を裝飾す

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艸木
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適而非道。人但各
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苦解向裏
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
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
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
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
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
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
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

九(夔之樂稷之種) 尙書
舜典に見ゆ

(不器) 論語爲政篇に曰
く君子不器と其用器
物の如く一に偏せざ
るを言ふ

(塘水) 池水

(太古) 下文に由れば太
古は伏羲の時を指す

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
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
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
能不器。使變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
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
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
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
時遊一般。

(六卿) 明朝の制吏部戶
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の相を言ふ

(五官) 耳目口鼻皮膚
(逐在) 在は俗語なり於
に同じ

(自去) 自分に往きて

(閒思) 無用の思索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
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
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
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
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
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
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
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
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

志至氣次 孟子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聖人自高 論語子罕篇有鄙夫問章集注 程子の語に見ゆ

九地 孫子軍形篇に曰く、藏於九地之下、九は窮なり、深窮の地を言ふ

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只是心之本體。著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是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二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

不當一求中 沉思錄 存養類に見ゆ
六(却敬一何如) 延平問答及び伊洛淵源條に見ゆ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中庸に見ゆ

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論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哀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

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大用。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

(一應) 俗語なり一切の意

(顔子没而聖學亡) 王子別法甘泉序中の語
二〇(喟然一嘆) 論語子罕篇に見ゆ

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顔子没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顔子。觀謂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顔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不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顔子没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見在) 現在

一〇(孟子之不動心) 孟子
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三(冲淡無朕) 近思錄道
體類に見ゆ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尙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

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淡無朕。冲淡無朕。卽萬象森然。冲淡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况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口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

(頓放) 安置なり放置なり

無間動靜) 動時と靜時とを論ぜず

二三必有事焉。孟子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一〇(仁者一體) 近思錄道體類に見ゆ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

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

(向時) 擾時 (擾擾) 紛亂の貌

一〇(墨氏兼愛) 孟子滕文公下篇に見ゆ

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瀾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

(有箇漸) 流行發生漸を以て顯れ来るなり (一陽生一六陽) 易の地復卦を指す

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

(四兼愛無差等) 孟子滕文公上篇に見ゆ

(五孝弟爲仁之本) 論語學而篇に見ゆ

延平) 姓は李名は侗字は感仲といふ朱熹の師

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只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

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已的心

右元靜所錄凡八十條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語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死死守著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六出入一其鄉)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學箇甚) 學ぶところ何ぞや
(自心地) 自己の心なり
心地は俗語

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

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

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

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

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

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

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

(比來) 近來
(何似) 何如
(叙) 敘述了

(請是) 是正を請ふ訂正
を請ふ

(二六) 見善即遷有過即改
易益卦象傳に見ゆ

(成色) 純成の色

(足色) 純足の色

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

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

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

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

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

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

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

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

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

(廁) 交ふ

（一）人皆以為堯舜 孟子
告子下篇に見ゆ

（二）中人以上中人以下
論語雍也篇に見ゆ
（元）人一己百人百己千
中庸に見ゆ

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

（支離）統一せざるなり

（文公）朱公即ち朱熹
（於此）此字格物の說を指す

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

二〇 繼往開來 朱子中庸章句序に見ゆ

(六籍) 六經

二二 (向來定本) 朱子答黃魯直書に見ゆ

二三 雖讀得「吾事」 朱子答呂子約書に見ゆ

二四 (守書籍「交涉」) 朱子答何叔京書に見ゆ

(錯) 過誤

(少問) 暫くありて

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覺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艸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問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

(會錯) 誤解す

(花艸一般) 天地の生意花に厚からず艸に薄からず皆一樣に分配せらる

二四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 尙書洪範に見ゆ

二五 裁成輔相 易泰卦象傳に見ゆ

(艸若有礙) 艸若し邪覺さなるならば

曰。天地生意。花艸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艸爲惡。如欲用艸時。復以艸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艸既非惡。即艸不宜去矣。曰。如此卻佛老意見。艸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

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

二六行不著習不察。孟子
盡心上篇に見ゆ

二七分擔好樂。大學に見
ゆ

(緣何) 何に由りて
(周茂叔) 宋人茂叔名は
淳願廉溪に號す
二八窓前草不除。近思錄
聖賢篇に見ゆ

(學者) 學者
(縱未能無間) 工夫の上
に多少間然する所有
るよし

(業舉) 業舉の目的科舉
に應ずるに在り
(先正) 先哲先賢
二九惟患奪志。近思錄出
處類に見ゆ

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艸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艸。是甚麼心。周茂叔窓前艸不除。是甚麼心。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於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

(一息) 一呼吸なり極めて短時なるを言ふ

(酬酢) 應對接觸す

(三)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范淳か心箴の語孟子告子上篇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の朱注に見ゆ

(自謂) 自ら想ふ

(知全未) 全く未だ除かざるを知る

(三) 疾沒不稱 論語衛靈公篇に見ゆ

(稱字去聲讀) 稱かなふと訓する是れ去聲に讀む

(三) 聲聞耻之 孟子離婁下篇に見ゆ

(三) (四十無聞) 論語子罕篇に見ゆ

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太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

(二) 是聞也非達也 論語

顏淵篇に見ゆ

(三) (以改之爲貴) 論語子罕篇に見ゆ

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

(何盡同得) 何ぞ盡く同じきことを得んや

簡簡圓成 六門集に曰く人人具足簡簡圓成と達磨の語

一味 専ら

動輒 やゝしすれば

先備 程朱を指す

心各人儘著自己力於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簡簡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備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二(上智下愚) 論語陽貨篇に見ゆ

三(子夏門人間交) 論語子張篇に見ゆ

二(學而時習之) 論語學而篇に見ゆ

先備 朱子を指す
先覺 我に先ち道を覺る者

二(元考諸古訓) 尚書伊訓に見ゆ

二(坐如尸) 論語學而篇首章集注に見ゆ

二(立如齊) 論語學而篇首章集注に見ゆ

二(理義之說我心)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問。子夏門人間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齊。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

洽浹) あまねく充塞す
るを言ふ

一三(曾子三省) 論語學而
篇に見ゆ

一四(一貫) 論語學而篇に
見ゆ

(曾子一之) 論語里仁
篇一貫章朱注の語

一五(汝與回也孰愈) 論語
公治長篇に見ゆ

一六(多學而識) 論語衛靈
公篇に見ゆ

一七(不遷怒不貳過) 論語
公治長篇に見ゆ

有不説。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説。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
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
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
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
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
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
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
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一八(勿助勿忘) 孟子公孫
丑上篇に見ゆ

(居敬窮理) 朱子曰。窮理
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
二事。此二事互相發。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
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
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
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
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
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
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
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
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學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

一云禮儀三千中庸仁見少

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學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

一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坤文言傳に見ゆ

一云窮理一盡性易既卦傳に見ゆ

一云仁不可勝用孟子盡心下篇に見ゆ

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

(先儒) 程朱を指す

(四) (我則不暇) 論語憲問篇に見ゆ

(五) (盡人之性) 中庸に見ゆ

(六) (孩提一其兄) 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ゆ

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

(書) 尙書の洪範を指す

(鑑空衡平) 鑑は鏡衡は衡竿なり心の廓然大公に譬ふ

(四) (見君子而後厭然) 大學に見ゆ

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間。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

(界頭) 分界なり俗語

究(莫見莫顯)中庸に見ゆ

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三) 養心莫善於誠(荀子不荀篇に見ゆ)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

(四) 先儒非之(先儒は程子ヲ指す。二程遺書に見ゆ)

(吹毛求疵) 強いて人の過失を求むるに譬ふ

(六) 爲富不仁(孟子滕文公上篇に見ゆ)

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

一曰(美色)發狂(老子第
十二章)に見ゆ

的己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
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
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
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
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著耳目
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
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
四肢。這箇才是爲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
爲名爲利。這都是爲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著耳目
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
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

一曰(發竅)素問(概)眞言
篇に見ゆ

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
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
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
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
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
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
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
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
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己。這箇眞己。是軀
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
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箇眞己。便須常常

保守著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為己之心不能克己。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鵂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

篤志於二氏 二氏は仙釋を指す

〔土直〕 莊子讓王篇に曰く土直以治天下さつさを以て土を包みたるもの眞物ならざるを言ふ

〔鴟鵂竊腐鼠〕 莊子秋水篇に見ゆ

〔啞子喫苦瓜〕 啞子苦瓜を食ふも其苦きを言ふ能はず道の味の人の爲めに語る可らざるに喩ふ 巖錄の語

〔曰仁〕 徐愛

〔悉〕 死生之道 三輪氏曰く王子の答孔子子路か死を問ふに對ふる意に同じと論語先進篇に見ゆ

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

一息有養瞬有存近思錄爲學類に見ゆ
 一五通乎晝夜之道易繫辭上條に見ゆ
 一五舊說中庸修道之謂教の朱注を指す

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盡這便是大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

一五自誠明謂之性也中庸に見ゆ

一五自明誠謂之教中庸に見ゆ

一五賢知一不及中庸に見ゆ

一五天道一非教也禮記仲尼問居篇に見ゆ

一五修道以仁中庸に見ゆ

一五孔子告顏淵論語衛靈公篇に見ゆ
 一五具體孟子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太本大原都

幣補助補

云九經中庸に見ゆ

(把) 以てに同じ

(文公) 朱文公

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
 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
 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
 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
 而末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
 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
 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
 只去行了夏時。乘了般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
 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
 下大事看了。

祭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

(始有下落) 始めて落着
 する處あり

(添扯) 添きて之を裂く

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
 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
 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
 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
 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
 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心上來。然終
 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
 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
 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
 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
 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

(黃姑添足) 史記楚世家
に見ゆ 無用なるに譬
ふ

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右尚謙所錄 凡三十五條

傳習錄卷之上

傳習錄卷之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二書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為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為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庵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

(文錄) 陽明の文集の一
即ち陽明文錄なり

清伯は陸澄か字即ち原
静なり

(四書) 三輪氏曰く四書
は答周道通書一首答
陸原静書二首答歐陽
崇一書一首を謂ふ

(遑遑然) 多忙の貌

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譏譏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人論學書

一六(遭奸被斥) 事年譜嘉靖五年の條に宛ゆ

(答人論學書) 德洪小序に見ゆる答人論學書是なり一本答人論學書に作る年譜嘉靖四年の條に據れば此書陽明五十四歳越に居る時の作

一六(膏肓) 膏音かう胸のみづおちを旨ふ病の治すべからざるを病膏肓に入るさいふ左傳成公十年に見ゆ

(鄙人) 自稱の謙辭

(提撮緊要) 撮は取るなり要點を摘取するの意

(照究) 身躬行實踐して究むとの意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撮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世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恠聞者見疑。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

無足恠。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有等) 三輪氏曰。答書に據れば。此上に當に截然の二字あるべし。

(不無) 不の字衍文

(已乎) 莊子太宗師に曰く。若化爲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注に已乎助語也。とあり。亦た疑問の辞なり。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

(履歷) 經驗するをいふ
(所謂) 來書に謂ふ所なり

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喫緊) 切實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

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已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

(晦庵謂) 晦庵の脱朱子學或問に見ゆ

一六(告子義外之說)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所釋古本大學) 陽川注
 釋する所の古本大學
 を指す今行はる古
 本大學旁釋是なり
 (致其本體之知) 陽明注
 古本大學序に見ゆ
 (虛靈知覺) 朱子中庸章
 句序に曰く蓋嘗論之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と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
 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
 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
 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
 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
 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
 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
 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
 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
 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

(知州知縣) 皆官名なり
 今有り

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
 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
 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
 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
 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
 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
 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
 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
 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
 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

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為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歿
 壽不貳是猶以歿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歿壽貳其心是其為
 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
 且使之不以歿壽貳其為善之心若曰死生歿壽皆有定命
 吾但一心於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
 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
 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
 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
 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
 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
 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為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

不知一君子 論語堯曰
 篇に見ゆ

捕風捉影 郊祀志に曰
 く求仙如擊風捕影終
 不可得也
 一三(率天下而路)孟子滕
 文公上篇に見ゆ

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遺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
 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
 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
 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
 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
 戮呶呶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
 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為晚年定論
 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
 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

一六(玩物喪志)尚書旅獒
 篇に見ゆ
 (其)三輪氏曰く其の字
 朱子文集を指す
 (晚年定論) 朱子晚年定
 論を指す

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

二六(孺子之入井) 孟子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二六(從之於井) 論語雍也篇に見ゆ

二六(以手而援之) 孟子離婁上篇に見ゆ

(所深闢也) 深く其妄を辨する所なり

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知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

(操觚) 觚は竹簡なり竹簡をさし字を其上に書す
(染翰) 筆を染む即ち筆に墨を付くるなり

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

一毫(只窮理便盡性至命)
二程全書洛陽議論及
び即ち易の觀卦傳に
見ゆ

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

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
 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
 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
 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
 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
 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
 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
 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
 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
 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

(此) 三輪氏曰。四此字
 良知を指す

(俛俛然) 禮記仲尼燕居
 篇に曰く。治國而無禮
 獨習之無相與俛俛乎
 其何之と俛俛は目見
 ること能はざる貌

(知者一之用) 大學旁釋
 に見ゆ

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
 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
 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
 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
 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
 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
 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
 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
 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
 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

(合) 大本達道) 中庸に見
 (六) 九經) 中庸に見ゆ

(寂滅—天下) 朱子大學
章句序に曰く異端虛
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大學而無實と

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
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
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
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
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
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
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
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
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
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
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

(六) 格于文祖 尙書舜
典に見ゆ
(六) 有苗來格 尙書大
禹謨に見ゆ

(七) (格其非心) 尙書罔
命篇に見ゆ

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
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
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
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
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
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
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
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
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
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

兩截 兩段

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為於道未相脗合。不為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為溫清。如何為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為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

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清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

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願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元(良知良能) 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ゆ

二(舜之不告而娶) 孟子萬章上篇に見ゆ

三(武之不葬而興師) 史記伯夷列傳に見ゆ

四(養志養口) 孟子離婁上篇に見ゆ

五(小杖大杖) 孔子家語六本篇に見ゆ

六(割股) 魏書孝子傳に見ゆ

七(廬墓) 孟子滕文公上篇に見ゆ

八(夫道一由耳)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九(夫道若大路然)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一〇(猶規一短也) 禮記經解篇に見ゆ

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良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願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良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

(儀節) 形式 方式

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之知。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常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

(无) 無後) 孟子離婁上篇 に見ゆ

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一八) 多聞多見) 論語為政 篇及ひ述而篇に見ゆ
 (一九) 前言往行) 易大畜象 傳に見ゆ
 (二〇) 好古敏求) 論語述而 篇に見ゆ
 (二一) 博學審問) 中庸に見ゆ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一三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篇に見ゆ

一四博學詳說 孟子離婁下篇に見ゆ

一五好問好察 中庸に見ゆ

一六務外好高 論語子張篇曾子曰堂堂乎章の朱注の語

(夫子)孔子を指す

一七蓋有一無是 論語述而篇に見ゆ

一八是非一有之 孟子告子下篇に見ゆ

一三賜也一貫之 論語衛靈公篇に見ゆ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

一六問一已矣 孟子告子上篇に見ゆ

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

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一九〇(鄉愿)論語陽貨篇に見ゆ

一九一(堯舜子之禪讓)孟子梁惠王下篇及び公孫丑下篇に見ゆ

一九二(湯武楚項之放伐)湯武の事。孟子梁惠王下篇に楚項の事。史記項羽本紀に見ゆ

一九三(周公莽操之攝輔)周公の事。尚書周書に莽の事。前後書に操の事。後漢書に見ゆ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

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

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

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

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

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

一九四(明堂)古天子諸侯を朝せしめんが爲めに設けられたる政堂なり其制禮記明堂位に出づ

(辟雍)天子大學の稱禮記王制に見ゆ

(呂氏月令) 呂氏は秦の呂不韋月令は其指呂氏春秋の篇名

(齊宣) 齊の宣王なり周の根王の時に當る

(幽厲) 周の幽王厲王

(茅茨土階) 史記五帝本紀に見ゆ

(文武成康) 周の文王武王成王康王

(不忍之政) 孟子公孫丑上篇に見ゆ

- 一七武帝肇講於漢通鑑綱目に見ゆ
- 一八武后盛作於唐通鑑綱目に見ゆ
- 一九天子之學泮宮禮記王制に見ゆ
- 二〇三代之學孟子滕文公上篇に見ゆ
- 二一人而樂何論語八佾篇に見ゆ
- 二二聲爲爲度史記夏本紀に見ゆ
- 二三器數之守禮記郊特牲篇に見ゆ
- 二四君子存也論語泰伯篇に見ゆ
- 二五命義星辰尙書堯典に見ゆ
- 二六璿璣玉衡尙書堯典に見ゆ
- 二七堯舜之知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ゆ

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

(不經) 無稽

二七司馬一世也通鑑綱目に見ゆ

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

(拔本塞源之論) 根柢の論といふに同じ此語左傳昭公九年二月の條魯相伯王命によりて晉魯告く其伯父若裂冠毀冕以本塞原斯弁謀主也夷狄其何有余一人に本

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願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岷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

(親) 親のこころしと讀むべし

三八(聖人有憂之) 孟子滕文公上篇に見ゆ

三〇(啓明如朱) 尚書堯典に見ゆ

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

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

(熙熙) 喜悅の貌
(皞皞) 自得の貌

三二(仰事俯育) 孟子梁惠
王上篇に見ゆ

三三(夷之通禮) 尚書舜典
に見ゆ

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皞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

三三不言而喻 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ゆ
三三至易至簡 易係辭上傳に見ゆ

三三假之於外 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ゆ

(管商蘇張) 管仲商鞅蘇秦張儀なり 皆霸道の徒 事史記各本傳に詳なり
世之儒者 三輪氏曰く 漢儒を指す
(熒燼) 秦始皇の焚書を言ふ

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

三六聖學之門牆 論語子張篇に見ゆ

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視。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而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偃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

三(習以成性)尙書太甲
篇に見ゆ

欲與於銓軸)銓は度り
量るなり軸は樞要の意
即ち要地に置くべき人
材を詮量する職に與ら
んと欲するなり
藩臬)藩鎮の長

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

(柄鑿)宋玉か九辨に曰
く圓柄而方鑿兮吾固知
鈕鑿而難入と圓き木は
四角なる孔に入れ難し
即ち聖人の教は今の世
に合はずと譬ふに喩ふ

三(豪傑一而興)孟子盡
心上篇に見ゆ

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

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周道通書

〔答周道通書〕三輪氏曰。異本全書題下。甲申の二字あり。嘉靖三年先生五十三歳の書なり。年譜を案するに嘉靖元年三月龍山公卒三年四月服闋す。則ち書中に謂はゆる憂病及び荒憤等の語。是れ喪中の詞なり。而して下文に春間再承さ言へば。是れ三四月中の書たること亦た知べし。

〔荒憤〕喪の爲めに身神毀敗せるを言ふ。

吳會兩生至。備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眞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畧下轉語。奉酬艸艸。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

〔會困會忘〕會の字は知の字の義なれども。意極めて微なり。

〔游衍經行〕逍遙散策

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習。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雖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周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

〔自家〕自己なり俗語

〔周停〕斟酌の意

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三九(何思何慮)易繫辭下傳に見ゆ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間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

三〇(主靜之論)近思錄道體類に見ゆ

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迪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

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三三(昔人嘗是有言矣)昔人ハ伊川を指す其言近思錄致知類に見ゆ
(無星之稱) 目なき權衡
(妍媸) 美醜

三三(觀著一中禮) 近思錄致知類に見ゆ
三三(心通一是非) 近思錄致知類に見ゆ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

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

三三(忠恕一違矣) 中庸に見ゆ

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為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

(一併下) 同時に手を下す

(往) 送るの意

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為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為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已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

(吳涉禮) 三輪氏曰：涉字は師字の艸書の訛(介甫) 王安石の字

先生與人書(文錄第一) 答汪石潭(翰書) 指不益於兄(必益於我) 論不益於兄(必益於我) 是れ辛巳の書(壬子時に四十歳)

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嘵嘵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

三二五昔人一昔師昔人
荀子を指す荀子修身
篇に見ゆ
三二六人生而靜
近思錄道
體類に見ゆ

三二七孟子性善
孟子滕文
公上篇に見ゆ

(答陸原靜書) 三輪氏曰
嘉靖三年甲申先生
五十三歲越に在る時
の書

(恒久而不已) 易恒卦象
傳の語

三二八(爲物一不息)中庸に
見ゆ

三二九(至誠無息)中庸に見
ゆ

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安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安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安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

(養生之說) 老莊家修養の說

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三)陰根陽陽根陰) 太極圖說に見ゆ

(三關) 黃庭經に曰く口爲天關手爲人關足爲地關と

(七返) 道書に曰く從寅

至中爲七返

(九選) 隱丹經に曰く有

大小選丹九選慮合九

轉言九遍循環

以上皆道家養生上の語
なり其義今詳に考ふ可
らず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
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
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
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
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
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
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
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
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

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
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親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
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
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
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親不聞無思無爲之
謂也。不親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親聞思爲一
於理。而未嘗有所親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
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

三(動極一而動)太極圖
既に見ゆ

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
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
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
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
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
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
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
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

三(以意逆志)孟子萬章
上篇に見ゆ
(靡有子遺)詩經靈渙篇
に見ゆ

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
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
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
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
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
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
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
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
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
則靡有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

(元會運世歲月日時) 皇極經世書に曰く十二時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一年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以十二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と

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

(刻秒忽微) 時刻單位の名

(三) (動靜—無始) 近思錄道體類に見ゆ

(心從法華轉) 法華經より轉じて外に出で反て法華の道に入らず即ち文義に拘泥せば眞理を捉ふる能はさに喩ふ六粗法壇經に見ゆ

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閑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閑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

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安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安心。則在安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安矣。安與息何異。今假安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安矣。安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安無照。非以安

為照。以照為安也。照心為照。安心為安。是猶有安有照也。有安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安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三三(清心寡欲) 孟子盡心下篇に見ゆ

三三(引犬上堂) 二程遺書に見ゆ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為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

(將迎) 送迎に同じ

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淨自在。惟

三三與造物者遊 莊子天
下篇に見ゆ

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淨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

三三常惺惺 傳燈錄に見
ゆ

三得兔 韓非子五蠹篇
に見ゆ

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微頭微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提念頭) 三輪氏瑞曰く
是れ禪家の常談瑞殿
主人翁と喚ぶ類の如
しと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問也。如之何則可。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

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未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自未達。一問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畧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加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會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

三八質美一渾化) 近思錄
為學類に見ゆ

三九聰明睿知) 易繫辭上
傳に見ゆ

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遠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

(張黃諸葛) 子房、叔度、
孔明
(韓范) 韓琦、范希文

伊傅周召殷の伊尹、傅
說、周の周公、召公

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畧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遠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

遠道不遠 中庸に見

己之昭昭 孟子盡
心下篇に見ゆ

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做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周茂叔樂處 近思
錄爲學類に見ゆ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恐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

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三(騎驢覓驢)傳燈錄に見ゆ

(傳習錄)此卷は續録なり故に上卷を指して傳習録と曰ふ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

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三(無所住其心)金剛經に見ゆ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儼如明鏡。容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瘡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

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照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懼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人也。

答歐陽崇一

(答歐陽崇一) 三輪氏曰

云(撲人逐塊) 澄經及
ひ祖事庭死に見ゆ

く前後の例に據れば
當さに書の字あるべ
し又曰く年譜を案す
るに嘉靖五年丙戌先
生五十五歳の書

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切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尙多鶻

云(吾有知也) 論語子罕篇に見ゆ

(鶴突) 三輪氏曰く鶴は
隼なり突起兩舞の状
と其工夫純正に歸す
る能はざるを謂ふ

(醜醉) 杯酒獻酬なり轉
して人事と接觸する
義と爲す

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
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
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醜醉。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
行除卻見聞醜醉。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
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
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
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
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爲發明
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
精察之也。

(繫 繫辭傳

(壬辛) 正德十六年辛巳
嘉靖元年壬午との
兩年なり

(思) 思曰一作聖 尙書洪
範に見ゆ
二心之得之 孟子告
子上篇に見ゆ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
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卽是天理。有
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
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私用智
矣。學者之弊。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
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
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容。容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
寂。與安排思索。正是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
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
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

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師云) 答周道通書中的語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

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醜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

(四) 思不出其位。易艮卦象傳及論語憲問篇に見ゆ
(五) 凡謀一不能。歐陽修秋聲賦に見ゆ
(六) 勞其一不能。孟子告子下篇に見ゆ

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自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
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
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
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缺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
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
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自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
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

三五(逆億)論語憲問篇に
見ゆ

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
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
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
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
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
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為人
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
之尤為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
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
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

三五(為人所欺)論語憲問
篇不逆詐章楊氏注に
見ゆ

(亦不失為善) 三輪氏曰
く是脱暗に楊氏注文
の弊を論ず

(實際)切實
三五(恒易知阻)易繫辭下
傳に見ゆ